

## 佛性分析—《永遠的尹雪艷》

**摘要：**從 20 世紀 60 年代起，白先勇先生以他細膩入微的觸筆，中西融會的視角，搖曳遊戈的景像，用悲天憫人的胸襟，創造屬於時代的弄潮兒。其中在人性各異的短篇小說—《台北人》中，在〈永遠的尹雪艷〉寄託筆者在大千世界的悲憫情懷，對芸芸眾生的救贖。無論是溫存憐惜，還是緣起緣滅，只有尹雪艷是超脫的。懷著觀世音般的慈愛博懷，用眾生的平等視角，展現你出佛陀式的大悲憫，在“自由”中從心所欲不逾矩。本文為探討《永遠的尹雪艷》文字背後的佛性，在以文本為基礎，以佛家思想為輔，深入探討尹雪艷的超然灑脫下的佛性。為補充文學界對尹雪艷的了解，從尹雪艷的菩薩人間化，平等觀，自由觀為切入點，在文本下結合深化佛性而永遠的尹雪艷。

**關鍵詞：**尹雪艷 菩薩 平等 自由

### 一 菩薩人間化

**菩薩不是供奉在佛桌上供人膜拜:真正的菩薩·是以具體行動·為苦難人拔苦予樂。**

1

尹雪艷，超越時間界限，在每次的出場“總是不老”；在“著實迷人”下的魅力也是“實在說不清，數不盡”；在浮沉的外界的遷異中“實有壓場的本領”。她就如“通身銀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戰的人們祈禱和祭祀。”她帶著佛的境界在塵世如“一尊觀世音”，在俯瞰著。

帶著觀世音的悲憫的尹雪艷中對人生無常下的悲歡離合，在芸芸眾生下俯瞰著，她身著那一身禪翼紗的素白旗袍，一徑那麼淺淺的笑著，依舊顯得那麼從容，那麼輕盈。在面對麻將桌上的牌友時：

“尹雪艷也照例過去，用著充滿同情的語調，安撫她們一番。這個時候，尹雪艷的話就如神諭一般令人敬畏。”<sup>2</sup>

此時的她，有著佛教的寬厚平和，她帶著具有極強的心理撫慰，用對人世間世事的洞悉，用極強的博愛意念化解著在人間浮萍的求助者。她那帶著“神諭般的令人敬畏的話語”，如佛教的修行之道，一種現實的菩薩行，由人身，人生到世俗人間的證悟和修行，體現了佛教的普世價值觀。

正因“佛的境界就在我們的心中,菩薩的芳蹤在我們的行為裏。遊化人間地獄·接引苦難的人·把他從地獄牽引到人間·我們再引導他走入菩薩的淨土,這就是佛陀的教育<sup>3</sup>”,受聽者們感受到的尹雪艷那“令人敬畏”下的內心感染如神諭。

這實質都通過求助神佛他力之俗化佛教,但因為菩薩既非神明,亦非能從塑像崇拜中獲致神力。人們只能通過以尹雪艷代表下的“觀世音”般的菩薩形象,透過印順法師提出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其核心即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sup>4</sup>,

故人間佛教旨在強調在世俗現實的人生中養成為眾生服務的菩薩精神依菩薩的精神去躬行實踐,。如尹雪艷般像弗洛姆的「愛」一樣,用現實的菩薩行,大愛的原則中實踐,通過個人以菩薩精神行於世間,從而就如尹雪艷一般做到具有「轉膜拜塑像為自我奉獻」的實踐特質,即之,透過「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的觀念建立,進而釐清菩薩的本質,明了吾人即可成為菩薩的觀念並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實踐佛法,若此,人人皆可效法菩薩的精神自己就能學習當一位人間的菩薩<sup>5</sup>。

## 二 平等觀

平等,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有情眾生(即三界六道中切有情識的生命,包括天、人、阿修羅、餓鬼、畜生地獄)之間的平等、有情眾生與無情眾生之間的平等<sup>6</sup>。在面對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問題中,佛教作為一植社會教化體系,以教化眾生自淨其心,從而淨化人間為己任。

尹雪艷,大慈大悲,視眾生如己,同出一體。無論是曾經叱咤風雲的,還是如今的風華絕代的人物,她“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在人生無常的悲憫中,有如佛般的洞悉。洞悉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之理。

其中當尹雪艷平步青雲時,太太們的氣不憤,說道:“憑你怎麼爬,左不過是個貨腰娘<sup>7</sup>”的罵聲。佛學視野中的人性,至少包含了兩個層面:其一就是人性的現實層面,在此層面,儘管各人有所差異,但基本的態勢就是善惡交雜;其二就是人性的超越層面或者稱為人性的「本來面目」。<sup>8</sup> 面對人性的差異,佛家的平等觀中對於“性相平等”尤為重要。而對芸芸眾生來說,人們就不會再執著於它們的差別和不同,而生起性相平等的覺悟。

但她在面對太太們的不滿情緒時,尹雪艷對於她們都一一施以廣泛的同情,她總耐心的聆聽她們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時說幾句安撫的話,把她們焦躁的脾氣一一熨平。<sup>9</sup> 從佛教的六道眾生,世界萬物的本性來看,一切平等,是總的原則。尹雪艷沒有因為如

世人般的等級觀念而區別看待眾生。相反，她看待人，看待環境，看待一切，不管順逆與否，她都以平等視人。因為由於她帶著緣起性空下的平等——佛教的平等，雖然緣起的事物千差萬別，就性空而言，千萬的事物都是本性空，因而都是佛平等的。故在尹雪艷中沒有所謂的喜厭之別。她在面對矛盾的突變或衝突時，她主張用慈悲與和平的方式去感化對方。

故可見“尹雪艷有迷男人的功夫，也有迷女人的功夫。<sup>10</sup>”正如《阿含經》到大乘經，皆諄諄教導佛弟子，「諸彩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sup>11</sup>。要做到殖些，首先得認識到性相平等，做到自他無二。秉承男女平等，眾生平等，性相平等的尹雪艷，深知：“性相平等同樣源自於「緣起性空」觀，由於世間一切萬法在本性上都是「空」，人們就不會再執著於它們的差別和不同，而生起性相平等的覺悟。<sup>12</sup>”

正因如此，尹雪艷對於“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她都招呼得妥妥貼貼。<sup>13</sup>”她以“若無自他見，何處有心偏”即告訴人們應以平等之心，用佛教的平等觀念在實踐中去關心人，以視人如己的態度去幫助人，以平等大悲的情懷對待眾生，如此超然紅塵色相，化解宿世之色與空，空與理。

### 三自由觀

佛既具有無限自由，也只有有限自由。就佛能消除物質身和物質世界的障礙束縛，並變現出佛身和國土來說，佛具有無限自由；但就佛要使眾生解脫或使眾生幸福生活來說，佛也要遵循因果律，遵循緣起法則，不能隨心所欲，所以只具有有限自由。<sup>14</sup>

首先，“尹雪艷總是不老<sup>15</sup>”，實質是在精神和人們長期的固相中，尹雪艷是在錯綜複雜的人生間超脫的。佛教所說的肉身不老，其中因為佛是大乘佛教修證所得的最高果位。佛也像阿羅漢樣，消除了一般意義的物質身存在，消除了物質世界的障礙束縛<sup>16</sup>，故無肉體變化下的，超然的尹雪艷在人中是自由的，因精神突破了物質世界的束縛而在人們眼中實現了肉體的自由。

再者尹雪艷“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sup>17</sup>。”其中“當牌局進展激烈的當兒，尹雪艷便換上輕裝，周旋在幾個牌子間，踏著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輕盈盈地來回巡視著，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戰的人們祈禱和祭祀。<sup>18</sup>”如女祭司一般的巡查視般，同時輕裝在邊緣的遊走著，用旁觀者的視角觀望著。雖說是觀牌，實際上寓意著普天下的眾生的人生百態。對於局中人之外，尹雪艷意志是自由的，行為是自由的，甚至精神也是自由的。

但同時尹雪艷也是肉體在人世間，呼吸著人世間。她“尹雪艷從來也沒有失過分寸，依舊顯得那麼從容，那麼輕盈”，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意味着在处理与他人有关的事务时，即在做出社会行为时，意志在自由自在地做着各种事，但也必定不会违背当时的各种社会规范<sup>19</sup>。

在自由的尺度之間的分毫把握，是人世間的需要。同時佛教所追求的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无限自由绝对自由。对于上述自然条件的束缚和生理心理现象的束缚，教认为，这些束缚最终是可以摆脱的，佛教的修证过程可以使人最终完全消除这些束缚。这就是佛教的解脱理论。

可惜的是，就如“尹雪艷站在一旁，叨著金嘴子的三個 5，徐徐地噴著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咤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地互相廝殺，互相宰割。<sup>20</sup>”通過對不同客人的現狀表現中看出佛家的“四諦”，泚四諦之項目，一般又略作“苦、集、滅、道”，個人的自由不代表集體的自由。人們束縛與四諦，無法實現自由。其中所謂道諦(苦出要諦)是指八正道，可以通於涅槃，出離生死苦報。由此可知，如果從佛教的兩重因果理論來看無明造業等苦因(集諦)，將會帶來生死苦果(苦諦)，亦即業報之因與業報之果，或者是過去之因與現在之果：而修行八正道(道諦)，將可達到寂靜，永斷生死苦海(滅諦)亦即解脫之因與解脫之果，或者是現在之因與未來之果故知四諦的蘊涵實際上是以解脫生死(苦諦)·煩惱(集諦)為目的·經由修道(道諦)而得到苦滅(滅諦)。<sup>21</sup>

同時對於佛教信眾而言，在大乘，是既求自己解脫，又求普渡眾生。希望眾生擺脫束縛的自由，獲得自主的自由。無能尹雪艷在繁世中也只能用“悲天憫人”的眼光俯瞰著著漸進追逐自由的過程。

## 總結

對於尹雪艷而言，內外兼修下的感天悟地，她用神性的時間自由來化解這世俗束縛；用與生俱來的超然在佛家的無限自由中為世俗者提供陰蔭的棲息之地；用一切都是佛家的“性相平等”，在大慈大悲的寬己達人中，言訴著平等的大悲情懷。

從佛教的角度而言，她有著佛一般的大慈大悲心。就算在徐壯圖的葬禮上，“在場的親友大家都呆若木雞。有些顯得驚訝，有些卻是憤憤，也有些滿臉惶惑<sup>22</sup>”，她依然能夠在三鞠躬後“走到徐太太面前，伸完手撫摸了一下兩個孩子的頭，然後莊重的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sup>23</sup>”，她就像一個謎，“大家都被一股潛力鎮住了，未敢輕舉妄動<sup>24</sup>”。

用潛在的佛教的靜心，

早以涅槃的尹雪艷，就算被王貴生套在尹雪艷的脖子上，把她牽回家的羞辱，尹雪艷還是在“王貴生下被槍斃那天，尹雪艷在百樂門停了一宵，也算是對王貴生致了哀<sup>25</sup>。”就如早期佛教中，面對這世俗世界存在着貪欲、瞋恚、愚痴、烦恼,在這本質充滿痛苦的時刻，,而涅槃境界則是“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sup>26</sup>。因此，尹雪艷涅槃境界下的致哀，是一種擺脫了人的情感、欲望等的與世俗世界有本質差別的境界。因在塵世間的肉體自由下，渴望更多人能引起共鳴。這無疑是將尹雪艷的个人解脫与众生的解脫联系起来,從而為人間的四諦，擔任著“觀世音”的角色。

同時，人間嘗盡百態的尹雪艷在精神自由的馳騁著，對於充滿煙火氣的尹公館，希望“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館當作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館找到別處稀有的吸引力”。在這不分老幼尊卑的地方，有著賓至如歸的自由感與平等感。細微見著中的尹雪艷是在有意無意在透出佛性，那一股淡香悠遠而漫長，正在凡塵見用悲憫的撫慰著人們那躁動不安的心。

這就是，佛性而永遠的尹雪艷。

#### 注释：

<sup>1</sup> 註：引自《慈濟月刊》第482期，第122頁，2007年1月25日出版。

<sup>2</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65頁，2015年。

<sup>3</sup> 善慧書苑：《證嚴法師衲履足跡·二〇〇一·春之卷》。慈濟文化，初版，2005年。

<sup>4</sup> 學愚：《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中華書局，第82頁，2005。

<sup>5</sup> 學愚：《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中華書局，第77頁，2005。

<sup>6</sup> 學愚：《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中華書局，第410頁，2005。

<sup>7</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62頁，2015年。

<sup>8</sup> 學愚：《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中華書局，第389頁，2005。

<sup>9</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63頁，2015年。

<sup>10</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62頁，2015年。

<sup>11</sup> 學愚：《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中華書局，第415頁，2005。

<sup>12</sup> 學愚：《人間佛教的社會角色及社會承擔》。中華書局，第415頁，2005。

- <sup>13</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64 頁，2015 年。
- <sup>14</sup> 姚衛群：《佛家思想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6 頁，2009 年。
- <sup>15</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59 頁，2015 年。
- <sup>16</sup> 姚衛群：《佛家思想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7 頁，2009 年。
- <sup>17</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60 頁，2015 年。
- <sup>18</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65 頁，2015 年。
- <sup>19</sup> 姚衛群：《佛家思想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23 頁，2009 年。
- <sup>20</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65 頁，2015 年。
- <sup>21</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70 頁，2015 年。
- <sup>22</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70 頁，2015 年。
- <sup>23</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70 頁，2015 年。
- <sup>24</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60 頁，2015 年。
- <sup>25</sup> 白先勇：《白先勇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70 頁，2015 年。
- <sup>26</sup> 姚衛群：《佛家思想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 29 頁，2009 年。